

## 越南学生“数+量+名”结构研究与教学对策

黄氏昭鸺\*

*Huỳnh Thị Chiêu Uyên*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FLIT)*  
*uyen.htc@huflit.edu.vn*

**【摘要】**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汉语和越南语中都存在“数+量+名”结构,这是两种语言的相同之处,所以越南学生对“数+量+名”结构并不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习得汉语“数+量+名”。不过在这个结构上最所为难专门学汉语的越南学生就是量词,即使在越南语中有不少量词还是从汉语借用过来的,但汉语、越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异,两种语言的量词系统也各有特色,彼此之间有同有异,母语因素在其习得过程中的影响并不单纯,因此很有必要对两种语言的名量词系统进行深入、全面的对比,弄清二者异同,以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关键词】**“数+量+名”结构 偏误分析 越南学生

###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NUMBER + QUANTITY + NAME" OF VIETNAMESE STUDENTS AND TEACHING COUNTER MEASURES

*Huỳnh Thị Chiêu Uyên*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FLIT)*  
*uyen.htc@huflit.edu.v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but the similarities are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grammar, semantics, pragmatics, etc. However, in the similarities,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a Vietnamese teacher teaching Chinese to Vietnamese students, my article is a collection of their mistakes when learning about the "number + quantity + noun" structure, in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mistakes are in centered on word count. Based on their mistakes to classify, analyze and fi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this section is the main topic of my article.

**Keyword:** number + quantity + noun, error analysis, Vietnamese students

## 1. 前言

根据阮春面(2006)在《现代汉语和越南语数量短语比较研究》：“现代汉语和越南语词类系统中，数词和量词都是两类特殊的成分词。特殊之处在于：数词或量词很少单独使用，而它们经常连在一起使用，构成“数+量”形式”。现代汉语和越语中的“数+量”都有的共同特点是：数词和量词组合是经常的，比较固定的；数词和量词互相搭配，合起来可以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构成“数+量+名”结构。

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越南语和汉语同属于量词型语言，而且在越南语中有不少量词还是从汉语借用过来的，所以越南学生对“量词”、“数+量+名”结构并不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习得汉语量词，掌握“数+量+名”结构。但汉语、越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异，两种语言“数+量+名”结构中的有关成分，尤其是量词系统也各有特色，彼此之间有同有异，容易造成越南学生学习“数+量+名”结构时的偏误。如：越语中量词“con”（个）可以与数词和“鱼”、“牛”等名词搭配，如“một con cá”（一条鱼）、“một con bò”（一头牛）；汉语中的“个”一般用来指人的量词，可以说“一个老师”、“一个小偷”，而在越南这两者必须用不同的量词“một người thầy”、“một tên trộm”。因此不同的词语，不同的感情色彩，越语和汉语所用的量词也不一样。

再加上，当“数+量+名”与句子的其他的成分（如形容词、代词、动词等）搭配组合，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下面仅“数+量+名”插入形容词为例。汉语数量短语中插入形容词构成[数+形+量+名]，如：一小杯水、一大碗饭、一长条绳子。（也有研究表明，有一部分物量词组成数量短语后不仅能修饰名词，如“一米布”，还可以修饰形容词，构成“数+量+形”，如：“一米长”、“两丈远”、“半米深”）。“越南语里，形容词在数量名结构中的位置有两个，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构：（1）[数+量+名+形]，（2）“数+量+形+名”。这样，在对应关系上，汉语的[数+形+量+名]结构有时与越南语的[数+量+名+形]相对应，有时则与[数+量+形+名]相对应。”。正因为两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的复杂异同关系，对越南学生来说，其母语的影响也就比较复杂。因此在汉语“数+量+名”结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常犯量词使用不当、词序使用不当等错误。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从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角度研究进行的留学生汉语“数+量+名”结构的专著或论文有关的研究并不多见，据阮春面(2006)的统计“目前对现代汉语和越南语数量短语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没有，在我们所收集到相关的资料中只有三篇论文傅成劫（1985）、团日胜（2001）、王康海（2005），他们主要对现代汉语和越南语的名量词进行比较研究。可见，现代汉越和越南语数量短语比较研究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题目”。且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以母语为英语或韩语或日语的学生为调查对象的。因此专门针对越南学生的情况研究越南学生习得汉语的成果很少，研究越南学生习得汉语“数+量+名”结构的成果还没有，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越南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语料收集和问卷测试的形式，对越南学生使用汉语“数+量+名”结构的主要偏误进行归纳和分析，考察、分析越南学生习得“数+量+名”结构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以越南学生为对象的“数+量+名”教学提出一些参考建议。我们希望今后在越汉语教学中，本文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在教材编写方面都能够具有参考的价值，同时也为整个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介语系统的构建提供材料和依据。

##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对汉、越语“数+量+名”结构进行偏误分析，通过对“数+量+名”结构的对应关系和对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搭配关系的研究，弄清汉语和越南语“数+量+名”结构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异同之处。以偏误分析为基础，通过越南学生的自然语料分析，考察他们在学习汉语“数+量+名”结构过程中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找出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数+量+名”结构时的难点、重点，试图总结出一些规律，以求对越南学生学习汉语“数+量+名”结构有所帮助，提高对越汉语“数+量+名”结构的教学效率。

本文所用的语料都来自胡志明市外语信息大学外语系专门学中文的一、二年级大学生的写作课的期中试卷与他们日常上课跟“数+量+名”结构有关的作业。对200份语料进行考察，一共找出66个关于“数+量+名”的偏误，划分类型主要有：**数词多余，数词缺少，数词搭配不当，缺少量词，多用量词，量词混用，“个”泛用的偏误，缺少中心语，修饰语的位置不当，助词“的”隐现不当等。**

## 结果与讨论

### 1. 数词的偏误分析

#### 1.1 数词多余：

这类偏误绝大部分都是越南学生运用表示序量的数量短语时多用了表序数的标记“第”的，或者在整数、概数上常多用数词，如：

(1) 我今年是中文系的第二级大学生。

(2) 你住第几楼？

序数的基本表示方法是在基数词前面加上表示数目顺序的词头“第”。但有些情况可只用基数词表示序数，如年代、月份、日期、楼房、层数、亲属、排行、组织机构等。病句中的“楼、班、层”即属此列。表示序数时只用基数词，不用“第”，但基数词必须置于名量词之前。马庆株（1990）在“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一文中认为，“年级”是序量词，这类量词词构成的数量短语，只是数词不是专用基数词，总是表示序数的。序量词有表示次序的作用，所以“基数词+年级”的数量短语已经表示序量，而不用加上“第”。但例（1）*năm thứ hai*（直译：**第**二年级），（2）*tầng thứ mấy? Hoặc lầu mấy?*（直译：第几楼）中越南语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加上“第”才能表示序量。

(3) 他大哥今年三十七、三十八岁了。

(4) 我今天在路上认识一个九、十岁的中国小朋友吧。

例（3）、（4）关于合用两个邻近的数目汉语和越语都把两个相邻的数词连在一起，通常数目小的在前，数目大的在后但同中有异汉语中可以说“三十七八岁”，越语表达这样的概数词，经常是把两个数目同时并列出来“三十七、三十八岁”。例（4）汉语中不说“九、十岁”，但越语中可以连用(*chín, mười tuổi*)，在其前面一般要加上“大约”，“大概”等，因此越南学生的这种偏误也是受母语影响而导致的。

#### 1.2 数词缺少：

这类偏误的数量极少，实际上这类偏误不是真正的缺少数词，而是不该省略数词“一”的场合就省略的，如：

(5) 有次我还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让父母很担心。

例 (5) 是受母语的影响, 在越南语中“有一次”(có một lần) 可以省略数词“一”, 说成“有次”(có lần)。但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省略数词“一”。

(6) 我还有百多块钱。

例 (6) 动词“有”后紧跟着的是由“百”和“多”构成的表示钱数的概数词组, “一”要说出来。但越语中不要用“一”(hơn trăm đồng) 所以初学的越南学生很容易犯错。

### 1.3 数词搭配不当:

这类偏误主要是“二”和“两”的混用。如:

(7) 只有二个月就毕业了, 但我还想继续学习, 不想找工作去了。

(8) 这一步放点点配料就可以, 过二三分钟把它舀出来。

房玉清先生在《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第 405 页) 提出: “汉语中“二”和“两”所表示的意义相同都代表“2”, 但用法不同可以概括出五条规则:

- “十、百”前一般用“二”, “千、万、亿”前常用“两”;
- 度量词前常用“二”, 但“米、吨、公里”等度量词前大都用“两”;
- 作单个数在一般量词前用“两”(除度量词外), 但作多位数中的个位数一律用“二”;
- 序数只能用“二”;
- 当作数字读, 包括小数, 分数等都用“二”。

所以例 (7), (8) 中的“二”应改成“两”。越南语中“2”没有像汉语“二”和“两”之分,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hai”(二/两) 越南学生运用汉语的过程中有时不太注意“二”和“两”的差别, 所以造成偏误。

## 2. 量词的偏误分析

### 2.1 多用量词:

这里指在不应该有量词的地方却用上了量词。如:

(9)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节课和教我们写作课老师的形象。

(10) 你这个学期学了几个门课?

在汉语中, 除了复合量词如“人次, 架次”等外, 其它量词不能连在一起用。

例 (9), (10) 名词“课”前面已经有专用量词“门”、“节”了, 所以多用上量词“个”就造成偏误。我们认为这种偏误是母语负迁移所导致的。在越南语中量词能单独与名词组合, “量词+名词”这个组合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名词, 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这里越南学生将“节课”(tiết học)、 “门课”(môn học) 看作一个名词, 所以学生们很自然地在这些“名词”前面加上一个量词。

### 2.2 缺少量词:

这里指在该用量词的地方却没有用上量词, 这些偏误是比较多的。如:

(11) 每人物体现一种性格。

(12) 那晚上我高高兴兴地跟男朋友去跳舞。

造成这种偏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学习者对汉语量词的用法理解得不够全面。尤其是当数量词前出现代词“这、那”等的时候, 以在汉语为母语的人群中, 有些情况不用量词, 如“这人”, “那人”。学习者便以此类推误将这种用法套用到其他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学习者母语的干扰。越南语中有一部分表抽象的名词，尤其是那些源于汉语的词，在与代词组合时一般不用量词，有的还可以直接与数词，表示“每一”的词，代词等词语组合，在越语中这样的组合是成立的，所以上面的例子应改成：

(11) 每个人物体现一种性格。

(12) 那个晚上我高高兴兴地跟男朋友去跳舞。

### 2.3 量词混用：

这类偏误主要是由于量词的功能相近，学习者容易发生混淆所致，其中，以“位”的误用位最多。这是因为学习者忽视了该量词的附加感情色彩等。如：

(13) 我的家有六口人：爸爸，妈妈，三位哥哥和我。

(14) 听到了没有，昨天山上的一群强盗被抓了。

“位”是常有尊敬意的量词，而且多用于指称对方而不用于称自己，如“一位老人”、“几位客人”，所以，用“位”指称自己的哥哥或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上述的例子(13)应用“个”，属于“个”和“位”的混用。例(14)“群”是集合量词用于成群的人也是随意，普通的。放在“强盗”之前作定语时站在语法方面而谈就没问题可意义上就不妥当应该把“群”改成“伙”因为“伙”暗含的是厌恶，贬斥的感情色彩。总之，发生混用这类就是越南学生一碰到“人”这名词先不注意名词意义中的感情色彩而把量词选错。因此选择量词时一定要注意近义量词各自所体现的感情色彩根据具体需要选择适切的量词。“对”和“双”也常常混淆，如：

(15) 他平时穿的很朴实，只是一件衬衫，一条布裤子和一对凉鞋。

(16) 谁都认为他们是一双幸福的夫妻。

用于某些肢体，器官或成对使用的东西（多半是穿戴在肢体上的）时要用“双”。“对”和“双”虽然都表示“二”但在汉语中“对”用于按性别、左右、正反等配合的两个人、两个动物或事物所以夫妇的量词用“对”不用“双”，例(15)应改为“对”；“双”用于左右对称或成对使用的东西如，“一双手”，“一双筷子”等，例(16)该用“双”不用“对”。

这说明，一是越南学生对目的语量词语义理解不很全面；二是越南语中也有相对应的量词，分别拼写位“Cặp”和“Đôi”它们都能用于称量“夫妻”，越南学生正是由于母语的负迁移作用而产生讹误。

### 2.4 量词“个”的滥用：

“个”是现代汉语中比较通用的个体量词，它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修饰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如人、馒头、国家、苹果等；同时，一些有专用量词的事物，如“一只耳朵”、“一所学校”、“一家工厂”等也都可以用“个”来修饰，成为“一个耳朵”、“一个学校”、“一个工厂”，因此，有人称“个”为“万能量词”。因它本身泛化现象所以使学习者使用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泛化的倾向。尤其在初级阶段，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有的学生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个”，由于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个”是他们最早接触到的量词所以当学习者一碰到想不出来或不认识的量词时他们马上用“个”来取代。这类偏误是比较多的。

(17) 那个鸡不是我家的。

(18) 这个手表怎么了？老慢五分钟。

- (19) 她觉得一个语言还不够用所以才想去学汉语。
- (20) 这个信是你给谁写的?
- (21) 教师里有二十个椅子。
- (22) 他们家丢了一个牛, 大家都很担心。
- (23) 他发现自己头上有一个白头发。

例(17)中表示动物的个体量词一般不能用“个”,对于多指飞禽走兽和昆虫,特别是不能用匹、头、条等量词的动物来说一般用“只”。例(18)中用于块状或某些片状的东西应该用“块”。例(19)中语言不能用“个”应该用“种”,“种”是个体量词跟同类事物有所区别(多用于抽象事物)。例(20)中用于装封套的东西不能用“个”,要用“封”它在由动词转化过来时,仍带有一定的动量性是指“一个封了口的信”,用“个”这个量词来代替,意义就不一样了。例(21)用于有把手的器具,一手抓起的数量或用于某些抽象的意思该用“把”。例(22)用于牛驴骡羊等家畜要用“头”。例(23)用于细的东西要用“缕”、“根”不能用“个”。

关于越语的量词,阮才谨(1975)把量词作为名词的一个附类,并根据语法功能把量词分为三类:(1)称量人的量词,如“đũa”(个)、“thằng”(个),都用于称量人的量词,相当于汉语量词“个”;(2)称量事物的量词,如“cái、chiếc”,相当于汉语的“个”、“只”,如:“Một cái nhà”(一个房间)、“Một chiếc đũa”(一只筷子);(3)称量动物的“con”,相当于汉语表动物类的量词“只”、“头”等,如:“Một con chim”(一只鸟)、“Hai con lợn”(两头猪)等;所以从越南学生的自然语料中所找到的偏误就是这种泛化的倾向(泛用“个”的现象)。上面的病句要改成如下:

- (17') 那只鸡不是我家的。
- (18') 这块手表怎么了?老慢五分钟。
- (19') 她觉得一种语言还不够用所以才想去学汉语。
- (20') 这封信是你给谁写的?
- (21') 教师里有二十把椅子。
- (22') 他们家丢了一头牛,大家都很担心。
- (23') 他发现自己头上有一缕白头发。

## 2.5 量词的其他情况:

另外,还有一种偏误,主要是由于量词所用的汉字本身的形体、声音或表示的意义相近造成的讹误。

- (24) 这个运动场好妙,前边有一坐山,后边也有一坐山。
- (25) 那断短文吗?太难懂。我真的不想念下去。
- (26) 这几棵葡萄好吃啊。
- (27) 爸爸,我这快手表太旧了,买给我快新的啊。
- (28) 要有艺术的眼光才能欣赏这副画。
- (29) 这遍课文太长了,20分钟还没看完。
- (30) 男朋友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分。
- (31) 其实我不喜欢“翻译”这份工作。
- (32) 经过积极地治疗他的病情好了几份。
- (33) 我每天买两分报纸。

例(24), (25), (26), (27), 越南学生因为混淆了二者的字形及字音而出现的。他们不注意词性乱把动词变成量词, 把量词“座”写成“坐”、“段”写成“断”动词之类, 例(26)“颗”写成“棵”, 例(27)又把形容词“快”跟量词“块”混用起来。此外越南学生因受读音相似、或字形相近、或字义相近的影响而把二者搞错。例(28), (29), (30), (31), (32), (33)“幅”误为“副”、“篇”误为“遍”都属于初学者刚接触汉字, 少练写、练读, 把字形和字音的两个词辨别不清楚而混淆起来。“份”、“分”混淆得最多的现象是属于二年级的学生, 他们只注意到词类意义间的相似之处, 而忽视其细微差异, 常把第一声和第四声混念, 导致上面的偏误。

### 3. 名词的偏误分析

#### 3.1 缺少中心语:

这类偏误大部分都是数量名宾语缺少名词中心语, 常出现在动词“是”的句子中。如:

- (34) 小李在我们公司是一位没有地位。
- (35) 老李是一个总是留在我的内心。
- (36) 这说明祥子是一个有信心。
- (37) 他在我们班是第一个来中国。
- (38)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交通不是很稳定。

造成这种偏误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学生受母语的影响。越南语中“定语+名词中心语”作主语和宾语时, 如果要省略名词中心语, 需在定语前加上量词形成“量词+定语”的结构。现代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仍需要中心语的出现, 所以对这样的句子进行了少许修改。

- (34') 小李在我们公司是一位没有地位的人。
- (35') 老李是一个总是留在我内心的人。
- (36') 这说明祥子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 (37') 他在我们班是第一个来中国的人。
- (38')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过程中的国家, 中国的交通不是很稳定。

#### 3.2 修饰语的位置不当:

这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这类偏误占绝大多数, 而且这类偏误是越南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最常见, 最普遍的偏误, 几乎每年级的学生都有。造成这类偏误的原因完全是越南学生受母语的影响, 例如:

- (39) 我妈妈是一个人我最爱。
- (40) 我从小想去胡志明市, 一个城市很大, 很漂亮。
- (41) 他已经买了几本书介绍这里的风景, 文化等。
- (42) 她刚来到一个农村中学。
- (43) 我们参观了一个新平郡的学校。
- (44) 昨天我去看了一个我的朋友。
- (45) 他们参观了一个中国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 (46) 去年老师带我们去看过一个北京的区。

现代汉语和越南语多层定语结构的排列次序有着很大的差别。现代汉语多层定语结构中, 中心语位于最后面, 数量短语和其它定语都位于中心语前面。但现代越语多层定语结

构中，数量短语位于最前面，中心语紧跟在数量短语后面，其它定语都在中心语后面。上面八个病句完全是越南学生以越南语多层定语的排列次序套用到汉语多层定语结构中，因此造成了偏误。例（39），（40），（41）中“我最爱”，“很大、很漂亮”，“介绍这里的风景，文化”是表性质、属性的定语，在越南语中它们的位置都位于数量名结构之后；在汉语中位于数量短语之后，但要位于中心语之前。例（42），（43），（44），（45），（46）中“农村”“新平”“中国”“北京”表示领属关系的定语，在越语中它们的位置都位于数量名结构之后，但在汉语中应该位于数量短语之前。

- （39'）我妈妈是一个我最爱的人。
- （40'）我从小想去胡志明市，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城市。
- （41'）他已经买了几本介绍这里的风景，文化等的书。
- （42'）她刚来到农村的一个中学。
- （43'）我们参观了一个新平郡的学校。
- （44'）昨天我去看了我的一个朋友。
- （45'）他们参观了在中国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 （46'）去年老师带我们去看过北京的一个区。

### 3.3 结构助词“的”隐现不当：

按齐沪扬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219 页）：“结构助词“的”是定语的标志”。“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别偏正关系与其他关系，一是强调前边词语的修饰性、令属性和描写性。区别偏正关系与其他关系，需要有相对的格式；强调修饰性、令属性和描写性，则需要平行的格式。但是，定语与中心语加不加“的”，似乎是很灵活的：有的要用“的”，有的不能用“的”，有的用了之后语法关系和语义上会有不同，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说，该用“的”与不用“的”的一些规律，主要是针对那些可用可不用“的”都可以的场合，这就首先要分离出那些既物相对格式，又无平行格式的偏误短语，既首先要排除掉必须用“的”的和必须不用“的”的那种情况。

#### 3.3.1 该用“的”不用：

- （47）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好人。
- （48）我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信，告诉她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情况。答应我这个的愿望吗？
- （49）这是两个很难问题。
- （50）他是一个很有名文学家。
- （51）听了这个不好消息，小刘非常难过。
- （52）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复杂问题。
- （53）在那次战斗中，一个十六岁战士在路上消灭了三个敌人。

按卢福波《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 173 页：“数量词作定语表示限制关系时，与中心语之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如“一个战士”、“两本书”但病句中的数量词作定语表示修饰关系，与中心语之间该用结构助词“的”。所以上面的病句应改成：

- （47'）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人。
- （48'）我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诉她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情况。



- (49') 这是两个很难的问题。  
(50')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51') 听了这个不好的消息，小刘非常难过。  
(52')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53') 在那次战斗中，一个十六岁的战士在路上消灭了三个敌人。

### 3.3.2 不该用“的”却用了：

- (54) 我有一部中国的电影，你们想看吗？  
(55) 小李的弟弟现在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还在一家小的商店工作。  
(56) 你们可以答应我这个的愿望吗？  
(57) 你买东西一共用了五十块多的钱。  
(58) 我们参观反问了几个的城市。  
(59) 卓玛是一个藏族的人。  
(60) 他买了一张“人民的日报”。

名词作定语表示修饰关系时，与中心语之间不用结构助词“的”。例(54)“中国”修饰“电影”表示种类，一般不带“的”，例(59)“藏族”修饰“人”表示某人的原籍也不用“的”例(60)“人民”和“日报”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报纸的名称，不好说成隶属关系。“人民”与“日报”之间不能用“的”。例(55)“小”是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话一般不带“的”。例(56)，(57)，(58)是由指示代词和量词一起修饰名词时，中间不带“的”。上面的病句只要除掉结构助词“的”就通了。

### 3.3.3 “的”的位置不当：

- (61) 他是我中学时代一位最好朋友的。  
(62) 他是一位难得好人的。  
(63) 跟你最好那两个中国的同学来找你了。  
(64) 也许她现在就正在培养着一个未来世界的冠军呢。  
(65) 我要买一条跟你那条颜色的一样裙子。  
(66)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和灿烂文化国家。

例(61)，(62)中出现的是不少越南学生容易产生的错误，既应该用“的”的地方没有用，而不该用“的”的地方反而用了“的”。句中最后的“的”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最好”与“朋友”之间应该有“的”的就丢掉了，例(62)“难得”与“好人”之间也加上“的”。不少越南学生一见到“是”，就在句尾假“的”所以，引起错误。例(63)句子中“最好”是“那两个中国同学”的定语，“好”的前边出现“很、最、非常”等程度副词时，他们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一定要加“的”。二“中国”与“同学”之间则完全可以不加“的”。例(64)“世界冠军”结合得比较紧，中间不能加入其他成分。“未来”是时间词，与名词之间可以加“的”。其他位置都不合适。例(65)句子中“跟……一样”是比较的形式，属于介宾结构，作“裙子”的定语时，他们之间应该加“的”。其他位置不合适。例(66)“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作“具有”的宾语并构成动宾结构再作“国家”的定语。一旦动宾结构再作定语时，名词前应该用“的”。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 (61) 他是我中学时代一位最好的朋友。  
(62) 他是一位难得的好人。  
(63) 跟你最好的那两个中国同学来找你了。

(64) 也许她现在就正在培养着一个未来的世界冠军呢。

(65) 我要买一条跟你那条颜色一样的裙子。

(66)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的国家。

总之，这类偏误对初、中级的越南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较难的掌握因为他们还没把握好用不用“的”的语法这类，加上他们还受母语的影响，如 3.3.3 部分中的所有例子越语中都可以这样说，因此，引起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 4. 导致偏误的原因以及教学策略

偏误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1）母语的负迁移；（2）所学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的干扰；（3）对目的语的“过度类推”的影响；（4）学生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不当。

从以上的偏误分析、偏误的原因，我们建议（1）要不同阶段的“数+量+名”教学；（2）. 要帮助学生树立“数+量+名”的量词选用必须进入语境 的观念；（3）要帮助学生树立“数+量+名”的量词选用必须进入语境 的观念；（4）深化汉语“数+量+名”的量词的本体研究。

#### 结论

总的来说，造成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的因素很多，但对于越南学生而言，一般说来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认清了越南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数+量+名”结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偏误类型，有助于帮助学习者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当重视这些现象并采取相关教学策略，以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参考文献

1. [越] 阮才谨（1975），《越南语法：音——合成词——短语》，大学与中专出版社。  
(Nguyễn Tài Cẩn (1975),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Tiếng – Từ ghép – Đoạn ngữ*. Nxb Đại học và Trung học Chuyên nghiệp).
2. 房玉清（2008），《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3. 卢福波（2011），《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 马庆株（1900），数词, 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中国语文》，第3卷第1期，第53页。
5. 齐沪扬（2005），《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6. 阮春面（2006），《现代汉语和越南语数量短语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